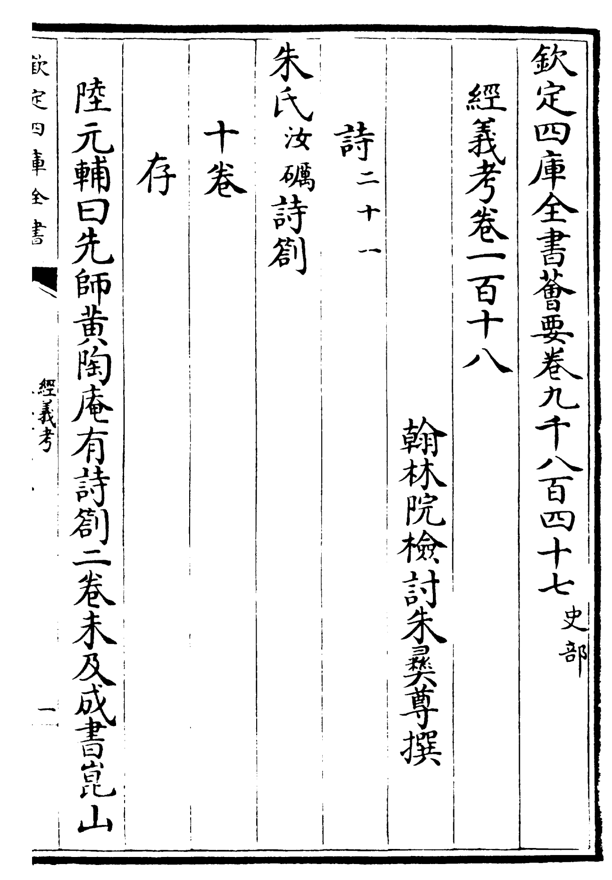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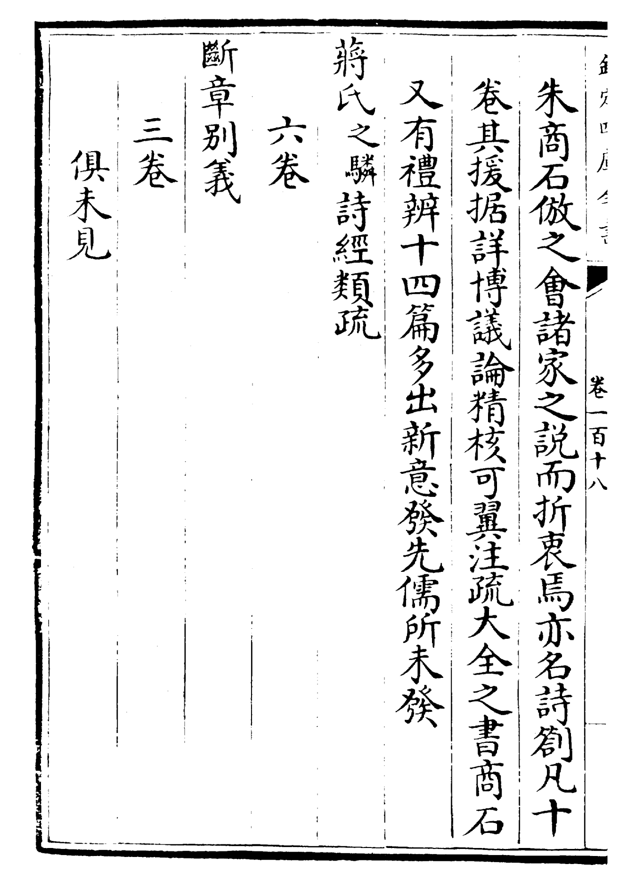
詩二十一

朱氏汝礪詩劄

十卷

存

陸元輔曰先師黃陶庵有詩劄二卷未及成書崑山



朱商石倣之會諸家之説而折衷焉亦名詩劄凡十卷其援据詳博議論精核可翼注疏大全之書商石又有禮辨十四篇多出新意發先儒所未發

蔣氏之麟詩經類疏

六卷

斷章別義

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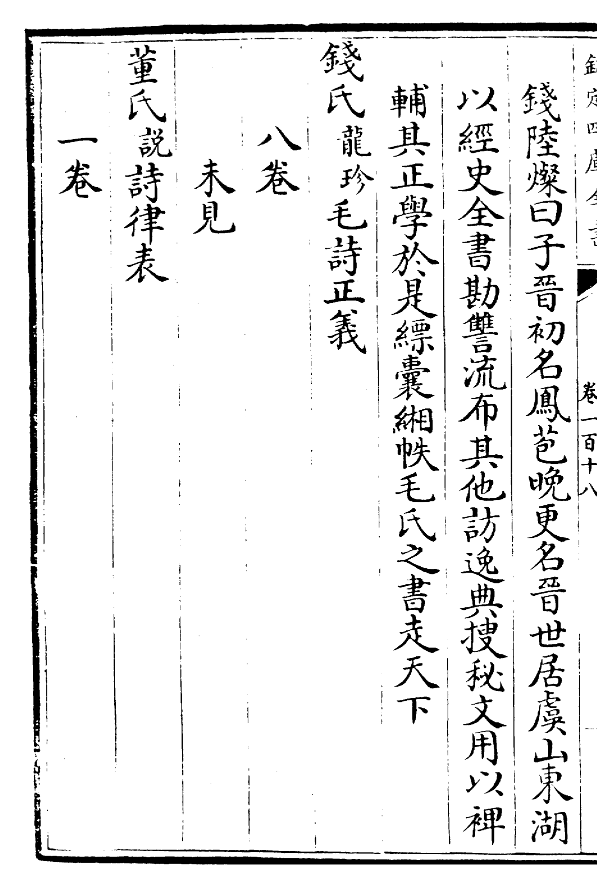
俱未見

毛氏晉毛詩草木蟲魚疏廣要

四卷

存

晉自序略曰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相傳日久愈失其真予為潤其簡略正其淆譌更有陸氏所未載如葛桃燕鷸之類循本經之章次而補遺焉命之曰廣要雖不敢比於解頤折角之倫亦僅效王景文十聞之一爾



錢陸燦曰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以經史全書勘讐流布其他訪逸典搜秘文用以裨輔其正學於是縹囊緗帙毛氏之書走天下

錢氏龍珍毛詩正義

八卷

未見

董氏說詩律表

一卷

存

顏氏嵎受誦詩弋獲

四卷

存

杜濬曰桐鄉顏嵎受孝嘉倜儻士也游學桂陽遭亂入衡山為道士潔身而還誦詩弋獲四卷六義辨一卷國風演連珠一卷皆山中所撰也

朱氏鶴齡毛詩通義

闕卷

存

鶴齡自序曰詩之為道以依永而宣苑結以微辭而托諷諭此非可以章句訓詁求也章句訓詁之不足以言詩為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而為之說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漈始著辨妄朱紫陽從之掊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賓之易張霸之書同廢雖然烏可

廢也古人之書卷末多繫以序孔安國移古文書序於各篇之首王弼移易彖象爻辭於各卦之中毛公取詩序移至詩首亦猶是也序之出於孔子子夏出於國史與出於毛公衛宏雖無可考然自成周至春秋數百年間陳之太師肄之樂工教之國子其說必有所自大約首句為詩根抵以下則推而衍之推衍者間出於漢儒首句則最古不易觀於六七詩之序止系以一言則後序多漢儒所益明矣觀於毛公之

傳宛丘不同於序説則首句非毛公所為又明矣序之文最古毛傳復稱簡略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牽經以配序或泥序以傳經或贅辭曲説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支離膠固舉詩人言前之指言外之意而盡汨亂之孔仲達疏義又依違兩家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出大埽蒙翳而與以廓清此亦勢有必至也雖然毛鄭可黜而序不可黜黜序則無以為説詩之根抵不得不尋文揣義斷

以臆解較之漢唐諸儒雖明簡近情而詩人之微文奥旨已不可復識此何異寫生者取雲孫之謦咳形容而追貌其祖先之面目又何異聽訟者去當時之契券証驗而冥決以後代之爰書求其不爽必無幸矣吾所謂鑿空之説不可以言詩者此也雖然序果一一可信乎曰國風三頌舍序其無詩矣惟是楚茨信南山至采菽隰桑諸詩皆正雅也而序以為刺幽衛武之抑幽王世詩也而序以為刺厲凡若此類實

難免於學者之疑吾以謂有不足疑者孔子時去周公將五百年太史掌記未亡瞽瞍律吕未艾賢人君子絃誦未絶也雅頌猶殘缺失次反魯始克正之况經戰國之雲擾秦政之燔滅楚漢之戰鬬能保無簡編之淆亂者哉書藏魯壁猶亡佚居半三百篇特存於佔畢諷誦之流傳何獨能一無訛舛如故哉吾則以楚茨諸篇定屬錯簡序已非當時之舊此又深有頼於紫陽之是正者也語云冢尺雖斷可定鍾律序

為詩之冡尺也尚矣一汩於康成之膠滯再汩於紫陽之斥排將聖人所謂主文譎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者其終晦昧湮没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敏竊主古義而參諸家於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為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者則詳辨之要以審定可否綜覈異同使積蔽羣疑渙若氷釋庶通經之一助云耳抑觀東萊詩記所載朱氏云云皆奉古序為金科黄東發引晦庵新說亦多從序然則廢序言

詩特過信夾漈之故初非紫陽本旨乎又不敢以紫陽之詩有殊於孔氏之詩又不敢以孔氏之詩而格夫紫陽之詩也故參伍羣說以折其衷焉世之學者其毋以予為輸攻紫陽斯可矣

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

闕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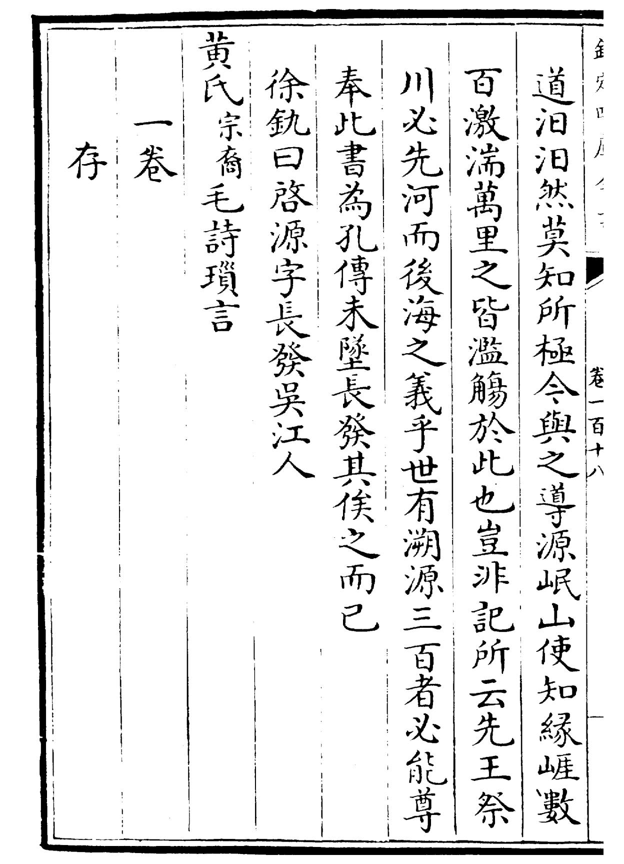
存

朱鶴齡序曰昔夫子刪定六經而其自言曰信而好

古夫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葢有不可深求者矣如河圖洛書出苞吐符天人相接此與後世之天書何異而夫子顧信之不疑下至商羊罔象汪芒僬僥之類尤為喬宇嵬瑣夫子亦時時述而志之葢其學綜墳典徵文獻稟師傳苟古人之所有無不考求詳慎而不敢以私見汨亂其間此所以為善述也詩序出於子夏大小毛公亦秦漢間人詁訓視他經最古鄭康成取其義而為箋即不免踳駮自有聖門闕疑

之法在令人概黙爲郢書燕説此不可解也爾雅一書古人專以釋詩亦子夏之徒爲之至六書必祖説文名物必稽陸疏皆先儒説詩律令令人動以新義掩古義令音證古音此又不可解也説者謂考亭集傳須諸功令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爲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仍不用已説門人問之曰序説自不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豈欲學者之株守一家而盡屏除漢唐以來諸儒之箋傳如今

人之安於固陋荒忽者哉余向為通義多與陳子長發商榷而成深服其援據精博近乃自成稽古編若干卷悉本小序注疏為之交推旁通余書猶僇今古之間長發則專宗古義宣幽決滯劈肌中理即考亭見之亦當爽然心開欣然頤解嗚呼經學之荒也荒於執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茍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夫詩之有序也猶江之發源羊膊嶺也毛鄭則出玉壘過灩澦而下時也後儒之説則歷三峽分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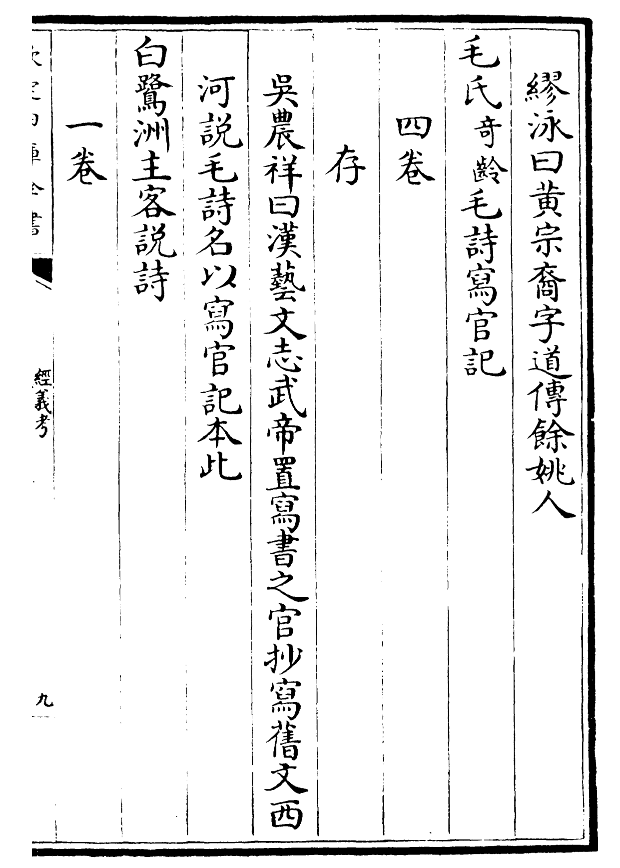
道汩汩然莫知所極今與之導源岷山使知緣崖數百激湍萬里之皆濫觴於此也豈非記所云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之義乎世有溯源三百者必能尊奉此書爲孔傳未墜長發其俟之而已

徐鈗曰啓源字長發吳江人

黄氏宗裔毛詩瑣言

一卷

存



繆泳曰黄宗裔字道傳餘姚人

毛氏奇齡毛詩寫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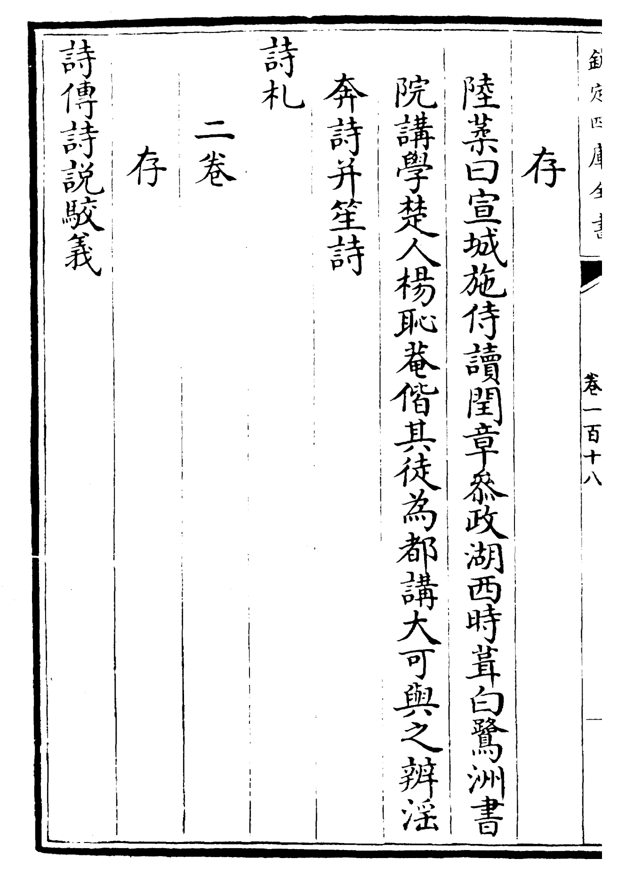
四卷

存

吳農祥曰漢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抄寫舊文西河説毛詩名以寫官記本此

白鷺洲主客説詩

一卷



存

陸棻曰宣城施侍讀閏章叅政湖西時葺白鷺洲書院講學楚人楊恥菴偕其徒為都講大可與之辨淫奔詩并箋詩

詩札

二卷

存

詩傳詩說駮義

五卷

存

奇齡自序曰詩傳子貢作詩説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盧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為得之黄文裕祕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為石本者何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音註嗣此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無篆文而李本寧則復合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加

子夏小序於其端共刻之名曰二賢言詩於是詩傳詩說一入之百家名書再入之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按從來說詩不及子貢即古今藝文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徒以論詩有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一語遂造此書其識趣弇陋即此可見若申培魯人善說詩故漢書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而藝文志亦云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則申培說詩固自有據但傳文云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

以教無傳言第有口授無傳文也則申公雖說詩而無傳文即志又云所載魯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隋志亦云小學有石經魯詩六卷則申公說詩雖有傳文亦第名魯故魯說魯詩不名詩說即謂魯說即詩說然詩說秖二十四篇無卷次亦並非二十八卷與二十五卷六卷況隋志又云魯詩亡於西晉則雖有傳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者又曰魯詩亡於西晉則西晉後亡之固已然安知西晉之所亡

者不即為明代之所出者耶則又不然夫魯詩至西晉始亡則西晉以前凡漢魏說詩有從魯詩者則必當與今說相合乃漢魏以來說詩不一假如漢杜欽云佩玉宴鳴關雎刺之註云此魯詩也今詩說所載反剽竊匡衡所論如云風詩之首王化之基曾不一云刺詩如劉向列女傳云燕燕夫人定姜之詩或云此魯詩而詩說反襲毛傳為莊姜戴嬀大歸之詩如此者不可勝數則今之詩說全非舊之詩故可知且

舊詩次第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其時吳季札觀樂以次相及在孔子删定之前與毛傳訓詁傳次第無不脗合此非齊魯韓三家所得異者即小有差殊不過豳王之先後與商魯之有亡已耳今詩説悉與古異有魯風無豳與魯頌而以豳與魯頌合之為魯且又以豳之七月一詩名邠風雜入小雅而以小雅大雅分為正續為傳即風與雅與頌中前後所次又復錯雜倒置與舊乖反然而外此無相合也獨子貢詩

傳與此兩書自為輔行為補苴彼倡此和如出一手者申培魯詩宗不聞受學子貢子貢亦不聞授某某為魯學兩相解後比若蛩駏亦可怪矣且其剽竊古說淺薄無理又飾以參差儼若未嘗竊其說者假如孔氏正義謂儀禮歌召南三篇是鵲巢采蘩采蘋越草蟲一篇或者采蘋一篇舊在草蟲之前乎曹氏詩說又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然要之皆臆說也今兩書采蘋則實在草蟲前矣然又恐人之伺其隱也

又以羔羊江有汜兩詩更列之采蘋之前朱子小序辨說於邶之日月有云若果莊姜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於終風亦云此當在燕燕前也此即以日月終風兩詩置燕燕前矣然又欲小異也遂使終風又置之日月之前韓詩章句云鼓鍾昭王之時作晁說之詩序論亦謂齊魯韓三家以鼓鍾為昭王時詩今鼓鍾則既曰昭王詩矣又云三家以王風為魯詩今亦有魯詩然又故更變焉不以王風

為魯詩而以豳魯頌為魯詩歐陽子云七月詩齊魯韓三家皆無之今故以七月為邠風使入小雅劉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然先儒謂此書世無傳者且他書不經見也恐亦好事者附會耳今兩書以雨無正詩則竟作雨無其極詩矣又史記孔子世家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定為三百五篇孔氏正義謂史遷之說為謬且云據今詩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

皆云三百五篇因漢世毛詩不行三家不見詩序故不知六篇亡失則謂三家不以六篇見詩序也今兩書亦遂無六亡詩矣其私據古説原不精博適足以彰其淺陋故或明見魯詩反不能襲偶拾他書所傳或燕齊家則傾以狗之間有更易篇名以見巧異即如鄭詩狡童以史記箕子歌有云彼狡童兮與偶同也遂易名麥秀小雅之圻父以國語圻招詩亦以圻為圻父官相類也易名圻招又鄭詩東門之墠有云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與論語所引唐棣逸詩豈不爾思句又相似遂以東門之墠為唐棣又小雅小宛以國語秦伯賦鳩飛或曰即小宛也則以小宛為鳴鳩齊詩之還以漢書志曰齊地臨淄即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乃即以還為營衛詩定之方中以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遂以定之方中為楚宮大雅之抑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遂亦以抑為懿戒凡若此

者亦不可悉數又或者傳之所遺以說補之說之既備傳乃或缺如小雅嘉魚魚麗既詳之傳則說無所解矣大雅民勞桑柔傳既無文則說可攷焉又或者各得其半合而得全如小雅頍弁此燕親戚兄弟詩也故詩中亦明云兄弟云甥舅而傳曰燕親戚說曰燕王族必合觀然後得全又或者分舉一義合之而後備如小雅四牡傳曰章使臣之勤則以國語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說曰勞使臣則以左傳

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則必合觀之乃始得備窺其私智蓋有不可以告人者且其大槩多襲朱子集傳而又好旁竊小序又惟恐小序之為朱子所旣辨也故從其辨之不甚辨者則閒乃襲之否則依傍朱子傳而故為小别然亦十之八九矣則豈有朱子生於百世下上與子貢申培暗脗合者豈朱子陽襲子貢申培書而私掩之不以告人者老學究授生徒市門日煩苦無所自娯乃作此欺世焉其庸陋固陋無

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予客江介有以詩
義相質難者擿摭二家言雜為短長予恐世之終惑
其說因於辨論之餘且續為記之世之說詩者可考
鑒焉
按二書皆係豐坊偽作
胡氏渭詩牋辨疑
二卷
存

惠氏周惕詩說

三卷

存

田雯序曰甚哉說詩之難也自孔子刪定六經教授弟子於詩則屢言之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一語會心則反復興歎以為可與言詩外此無聞焉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著為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始句解而字釋之毛公最晚出而傳於

今蓋其授受有自也至唐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朱紫陽刪去小序另為一編又與韓歐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漈王雪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間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厭常喜新屏去一切訓詁而鑿空臆造雖悖於經畔於道弗顧也嗚呼詩學之廢久矣惠子元龍常讀詩而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於小序

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考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為孔子所深論者與惠子通經績學以詩古文鳴於時當事嘗以其名聞徵詣公車以父憂不赴人咸為之侘傺太息焉然今天子崇尚經術登進方聞如漢石渠天祿故事相與揚抗古今稱道盛美作為歌詩以繼雅頌之後非惠子其誰屬哉此亦詩學廢而復興

之一會也余愛其書為録一通序而藏之以俟馬康
熙癸亥七月

汪琬序曰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恒各守其
師説異同離合紛若聚訟而莫能彙於一葢無甚於
詩與春秋顧春秋主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於簡
策之間則三傳之得失猶易辨也詩獨主志所為主
文譎諫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其詞則隱其旨則
微或美或刺或似美矣而實刺往往從百世之下涵

泳抽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即如一關雎也魯詩至謂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一黍離也齊詩至謂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一芣苢也韓詩謂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一商頌也又謂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意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又雖存亦亡今令甲所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

家止耳原其初非不合於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尋章摘句保殘守陋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我門惠子元龍好為淹博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怳若有悟間出己意為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據非如專門之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其所著詩說先成多所發明雖未知於孔子删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質而不俚善辨而不詭於正亦可謂毛鄭之功臣夾漈紫陽之

諍子矣

王氏夢白陳氏曾詩經廣大全

二十卷

存

韓菼序曰漢初去聖未遠而諸經師各自為家以傳之其弟子不為苟同夫豈無所受而云然固亦有說矣然而數傳以後或存或亡吾甚惜夫亡者之不及見也未見存者之可棄也學者之於古書其愛之當

如湯盤孔鼎其研而悅之也如嗜昌歜年槀然然可以辨其真贋而嘗其旨否故聖人之教在學博而說之詳也後鄭之於經也勤矣而其箋詩尤精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故不謂之注而謂之箋箋者表也識也然有不同即下己意即抵牾於毛者亦多矣而後之為其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焯炫之屬孔氏正義則據焯炫以為本者也其於毛鄭之不同者則兩申之而其間所引如孫毓王基王肅諸

儒之說或述毛或申鄭駁雜紛如亦不偏廢也葢收之毋寧博以俟夫學者之慎取之而已朱子於詩亦說之詳而反約者也集傳者集衆說之長斷以己意以授諸其門人遞相發明明初因輯之為大全而說詩乃歸於一矣然自朱子之說出習讀毛鄭者葢鮮而自科舉之學興朱子之說散見於大全者亦或有憚其繁而不復有記者於先賢詳審持擇之苦心亦晦矣甚矣其陋也梁溪王金孺陳依聖志士也通經

好古有詩經廣大全一書以集傳為主而存毛鄭之足存者又間及周禮儀禮注疏及他名物諸書以資博覽其言曰大全一書采羣經而或割裂片語未備本末引諸家論説而或未有折衷夫是以廣之也噫二君之於詩也亦勤矣其於古人亦善通彼我之懐者也與往顧先生亭林嘗語余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矣大全者當時奉詔趣成之書也殊多闕畧且勸余凡宋元説經諸書毋論當否宜悉儲之余竊韙

其言今二君何乃不謀而志與之合也夫廣之一言近世窮經者之藥石也由詩以及餘經余於二君有厚望焉康熙壬戌八月

謝氏詩經淺義

未見

唐文恪公序曰歲乙酉不佞鼓㯻來遊成均時溫陵韋紳謝先生實司鐸焉不佞獲侍先生皐比先生幸借文杵臼時時進不佞與之講業津津乎有味其言

之也先生於詩尤稱專門名家諸所指授不佞往往解頤成均職事無他罷雜苜蓿青氊蕭然吏隱先生據梧絃誦滴露纂玄久之著成一編曰淺義不佞受而讀之其旨遠其辭文其義該其言約其采摭必彙諸家之粹而時攄所獨得葢先生苦心十年殺青乃竟斯已勤矣今之譚詩者必折衷於考亭氏考亭氏集傳舉子家奉之若律式焉然就其訓詁而復訓詁之支離日甚惡在其為詩也必若先生斯編明白典

雅簡遠和豈使上智者循是以求不及者亦可以訓夫非於詩教大有資焉者乎

安氏詩義纂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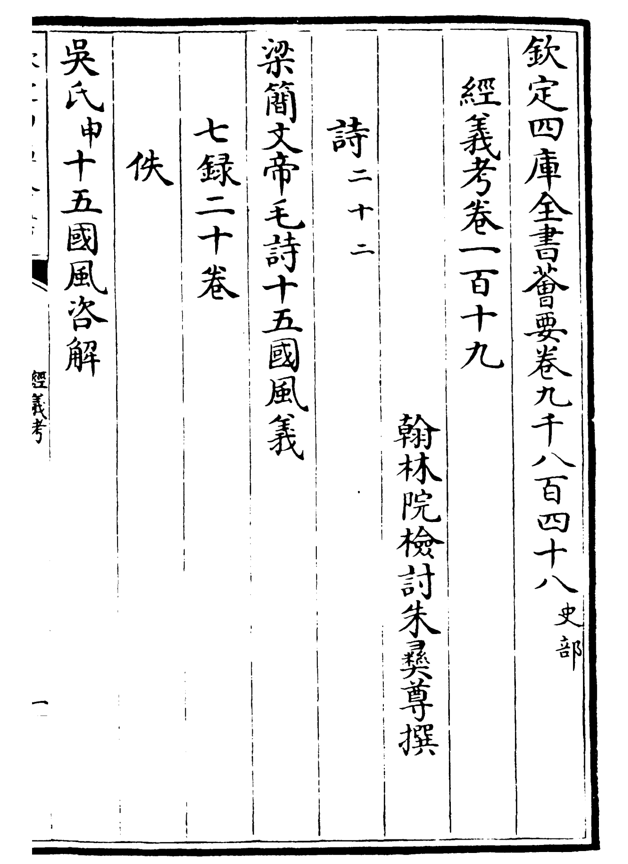
劉榛序曰六經所以明道也自為帖括之用而經亡矣且易不可為典要而詩與春秋亦然泥其文而求之則其義愈晦葢詩也者隨感而言其志也言之所指未必為志之所存則其温厚醖藉同時之人未必

盡知之況在數千百年之後乎顧聖人之所取惟其止乎理義而使諷之者涵泳而自得其性情之正故古人之學不必依賴訓詁而往往因之能興也迨至後世先王之教澤既熄人不知斯道之存而遺經將廢於是不得已誘天下於帖括之中使之不棄屣而去也可以慨世變矣則夫為之學者應上所求不得不以文為業以文為業不得不以言是循以言是循不得不字櫛句比抽絲穿穴以求明也吾里前輩安

君履吉者業詩病世之說詩者未至也而為之纂或曰經不以帖括而愈明乎曰經以明道道亡而經何有彼夫汲汲焉懐利以馳章句之末而希工於文藝即區區草木鳥獸之名亦不暇識遑問其興觀羣怨事君事父之益哉古人之言志者而適以為奪志者也其謂之亡乎其不謂之亡乎雖然有志者誠因是而反之於性情之間法其所美戒其所刺而六義之指歸無不為一身之實用則經明而道益明以之修

齊以之治平將無往而非詩教之所興矣然則安君之纂又豈獨可為帖括之用歟安君舉明天啓甲子孝廉其書久湮滅於戎馬灰燼之餘而今始解頤於天下也然則一書之顯晦顧亦有時哉

經義考卷一百十八



經義考卷一百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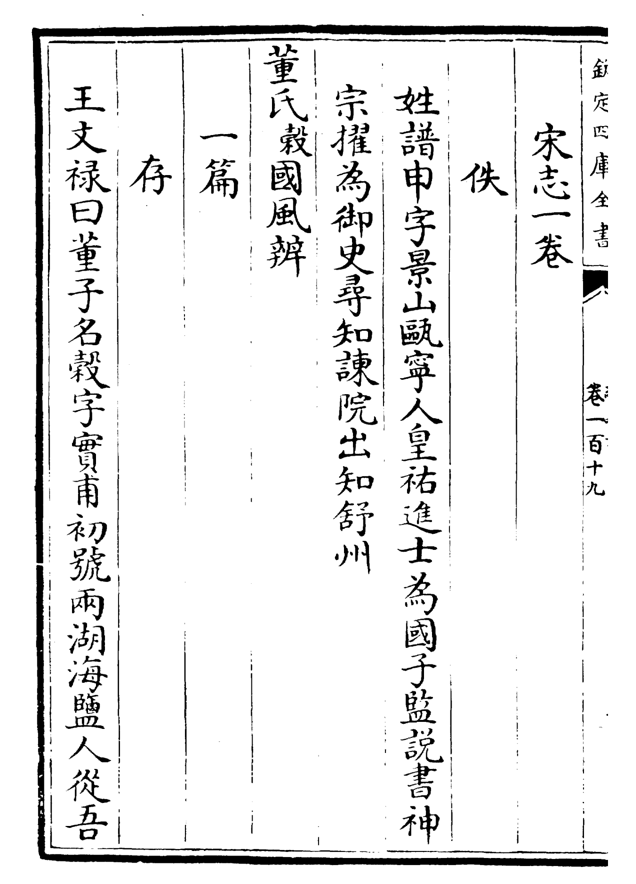
詩二十二

梁簡文帝毛詩十五國風義

七録二十卷

佚

吳氏申十五國風咨解



宋志一卷

佚

姓譜申字景山甌寧人皇祐進士爲國子監說書神宗擢爲御史尋知諫院出知舒州

董氏穀國風辨

一篇

存

王文禄曰董子名穀字實甫初號兩湖海鹽人從吾

先生澐子正德丙子薦浙闈屢試春官不第退而耕於海上渡江從陽明先生游初令安義改漢陽還居澉水澉有碧里山故又稱碧里山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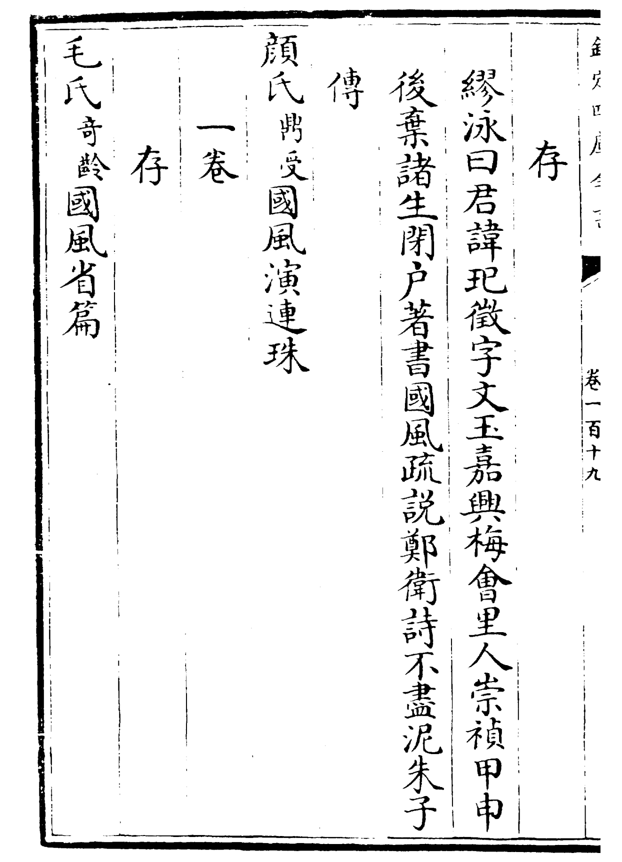
林氏國華十五國風論

一卷

未見

顧氏玘徵十五國風疏

一卷



存

繆泳曰君諱玘徵字文玉嘉興梅會里人崇禎甲申後棄諸生閉户著書國風疏説鄭衛詩不盡泥朱子傳

顔氏鼎受國風演連珠

一卷

存

毛氏奇齡國風省篇

一卷

存

奇齡自述曰奇齡隨兄萬齡受尚書畢去受他經因受詩時避人壁中得竊聞時賢往來所論詩自河間北海下及漢魏晉唐宋諸儒以暨所為古燕齊韓魯紛紛之說且旁極名物叅博野稗爰有舊義所未安者為合綜所聞轉相論述著聞詩說辭合如干篇而惜乎亡之涉江以後頻行瀨中注經胠篋重以畀爨

辭中可記獨國風耳餘何有之矣友人張杉廹予記憶因漏就闕補飾成文合而計之得如干篇初名問答以其中起義多假諮諏發疑文也然而其名侈焉因復改令名其請改令名者臨安陸圻先生也

黄氏祖舜詩國風小雅說

佚

許氏懋風雅比興義

十五卷

佚

趙氏宧光風雅合注

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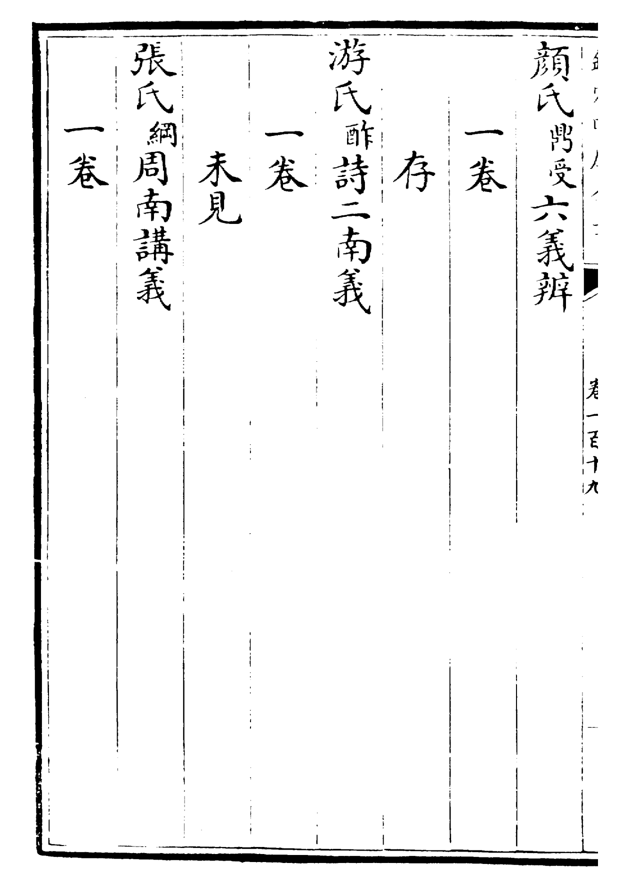
未見

吴周瑾曰宧光字凡夫吴人隱居寒山

七名氏比興窮源

宋志一卷

佚



顏氏畀受六義辨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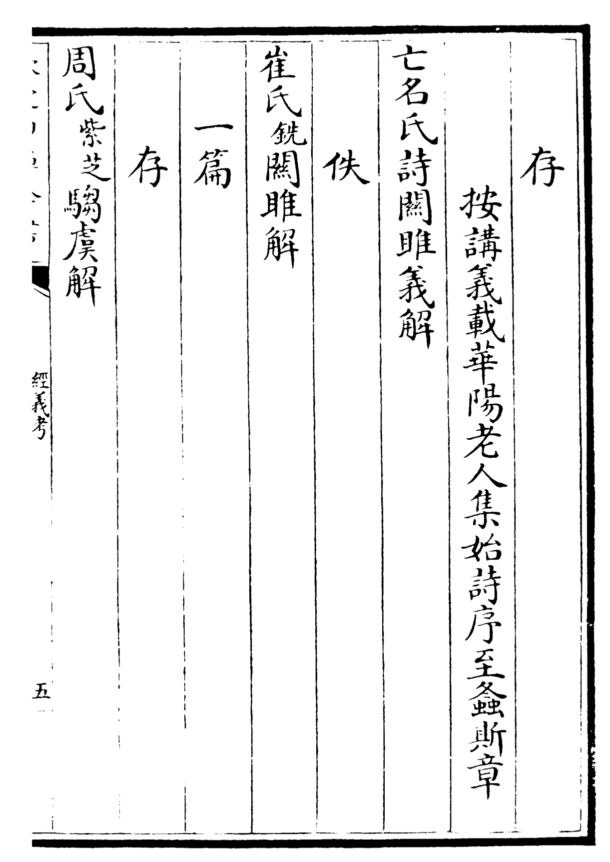
游氏酢詩二南義

一卷

未見

張氏綱周南講義

一卷


存

按講義載華陽老人集始詩序至螽斯章

亡名氏詩關雎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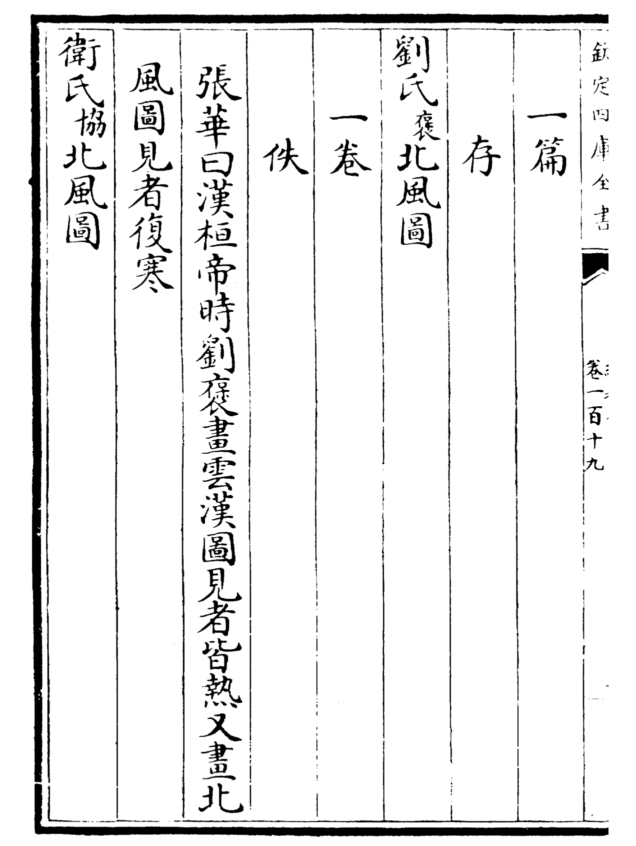
佚

崔氏銑關雎解

一篇

存

周氏紫芝騶虞解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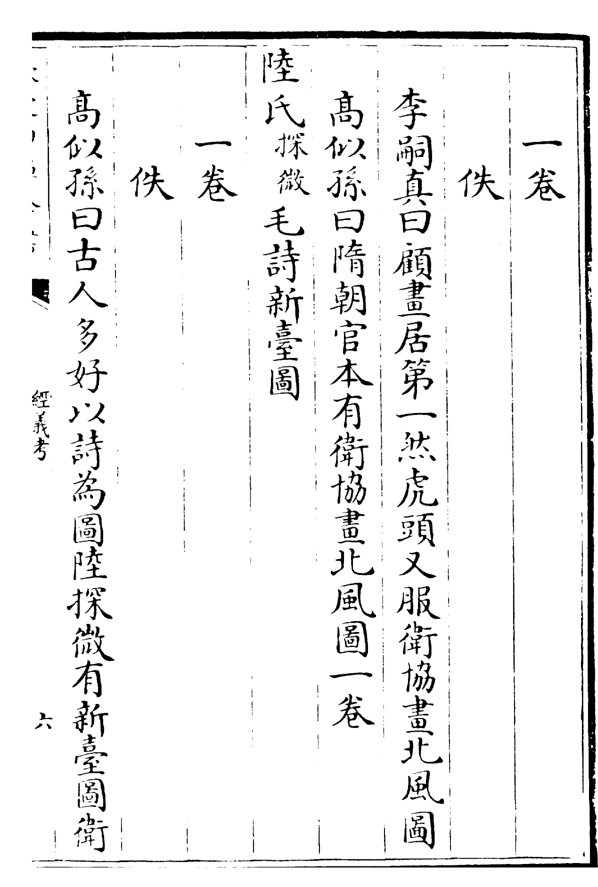
劉氏褒北風圖

一卷

佚

張華曰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北風圖見者復寒

衛氏協北風圖



一卷

佚

李嗣真曰顧畫居第一然虎頭又服衛協畫北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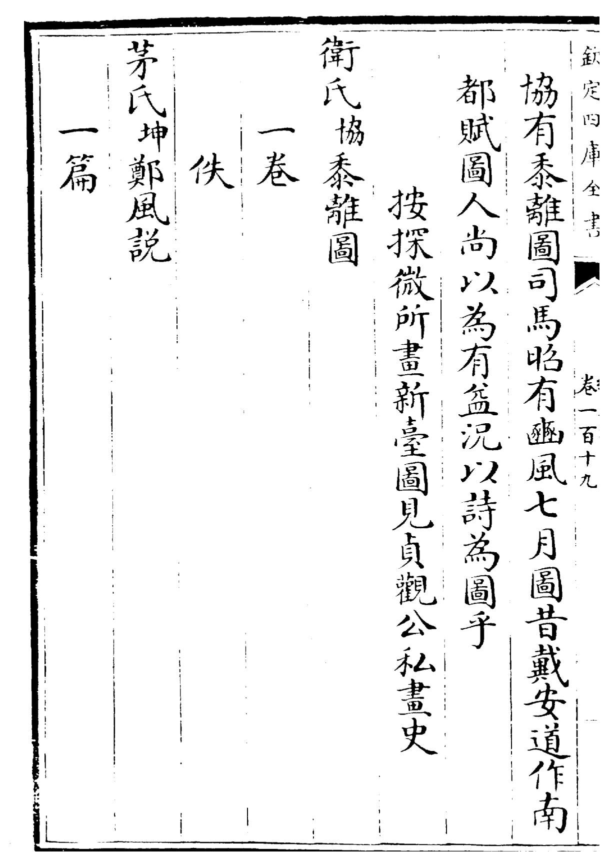
高似孫曰隋朝官本有衛協畫北風圖一卷

陸氏探微毛詩新臺圖

一卷

佚

高似孫曰古人多好以詩為圖陸探微有新臺圖衛



協有黍離圖司馬昭有豳風七月圖昔戴安道作南都賦圖人尚以為有益況以詩為圖乎

按探微所畫新臺圖見貞觀公私畫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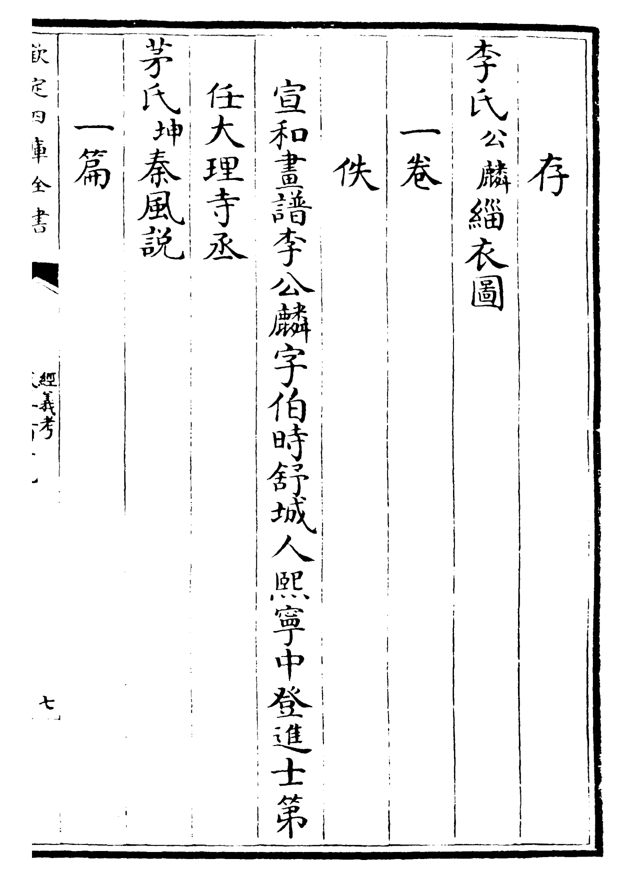
衛氏協黍離圖

一卷

佚

茅氏坤鄭風說

一篇



存

李氏公麟緇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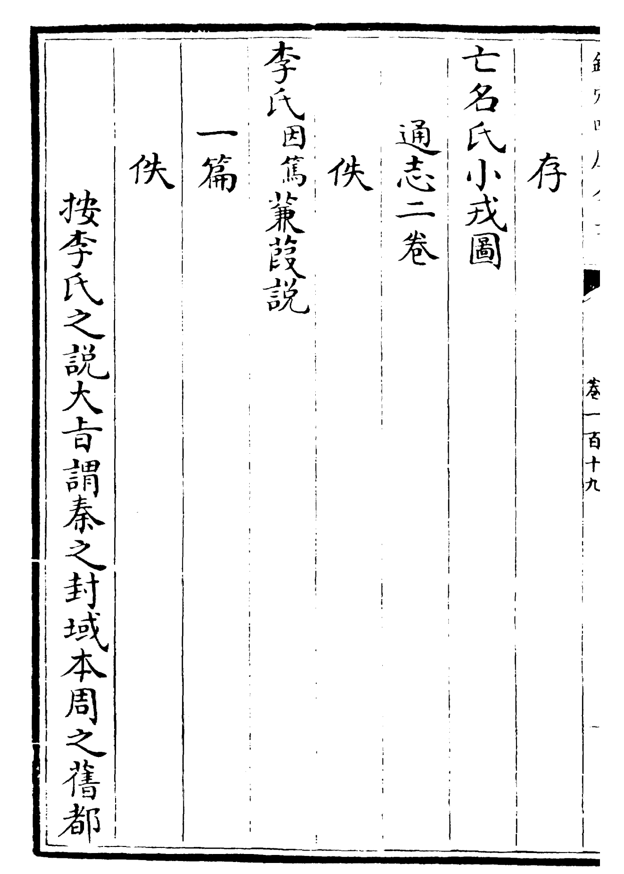
一卷

佚

宣和畫譜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熙寧中登進士第任大理寺丞

茅氏坤秦風說

一篇


存

七名氏小戎圖

通志二卷

佚

李氏因篤蒹葭說

一篇

佚

按李氏之說大旨謂秦之封域本周之舊都

周家積德累仁流風遺俗宜有存者何至一變而為車轔駟鐵小戎諸詩及讀蒹葭三章乃知周之遺民不忘故主思平王之在洛所謂在水一方溯洄溯游者皆指洛陽而言也此前人所未發李氏字天生更字孔德又字子德富平人與余同被薦授官檢討未踰月即上疏請終養其母母殁仍堅卧不出終於家無子其著作甚多要不可問矣惜哉

胡氏銓素冠說

一篇

存

司馬氏昭豳風七月圖

一卷

佚

趙氏孟頫豳風圖

一卷

佚

宣德實錄七年七月上燕閒閱内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而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於圖之右

林氏子奐豳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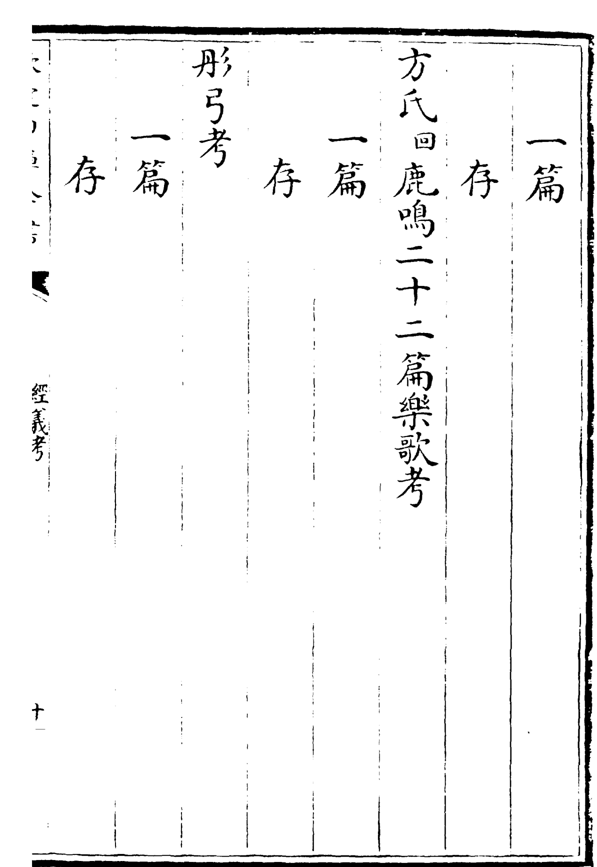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吳寬曰國初林子奐作豳風圖每圖篆書其詩於後學士解公又各疏其大略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於周處於豳而古風宛然必如是而後為圖畫也

王世貞曰豳風圖五幀林子奐作子奐於書畫史俱不載而畫筆遒緊可雁行馬和之小篆系詩尤醇雅

茅氏坤豳風說



一篇

存

方氏回鹿鳴二十二篇樂歌考

一篇

存

彤弓考

一篇

存

唐無名氏吉日圖

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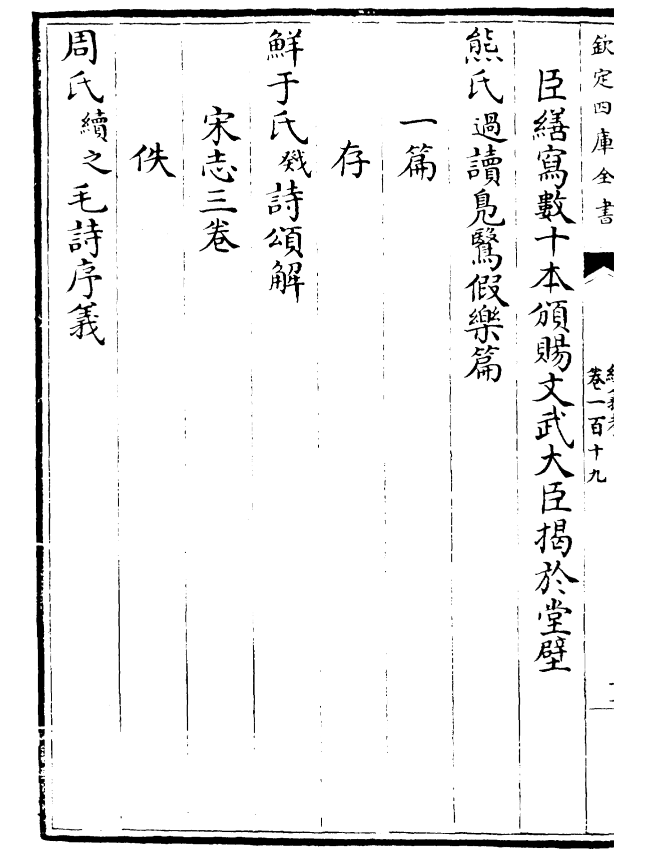
樓鑰跋曰此圖古矣意其出於唐人是時六經未板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録舊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羣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爲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汪氏廣洋賓之初筵講義

一篇

佚

廣洋自序曰臣忝在諫垣上於蒐武餘暇延訪遺老從容賜坐討論古今博士梁貞輯詩三百篇進呈睿覽上以賓之初筵一詩命臣講解臣敬為演繹上曰衛武公一諸侯九十㠯耋尚能令人作詩自儆朝夕諷咏矧今以可為之年當有為之時何可不勉爰命



臣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揭於堂壁

熊氏過讀梟鷟假樂篇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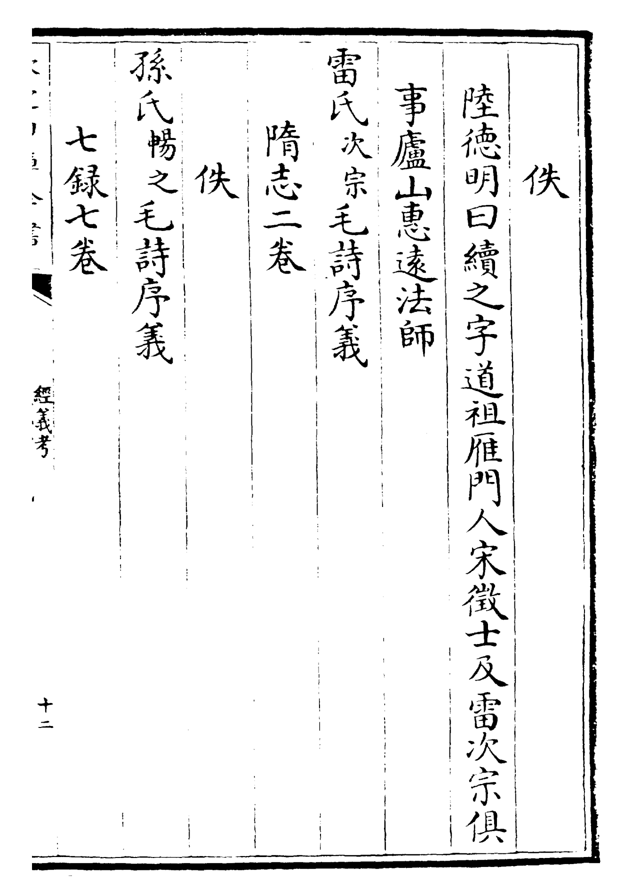
存

鮮于氏𢦦詩頌解

宋志三卷

佚

周氏續之毛詩序義



佚

陸德明曰續之字道祖雁門人宋徵士及雷次宗俱事廬山惠遠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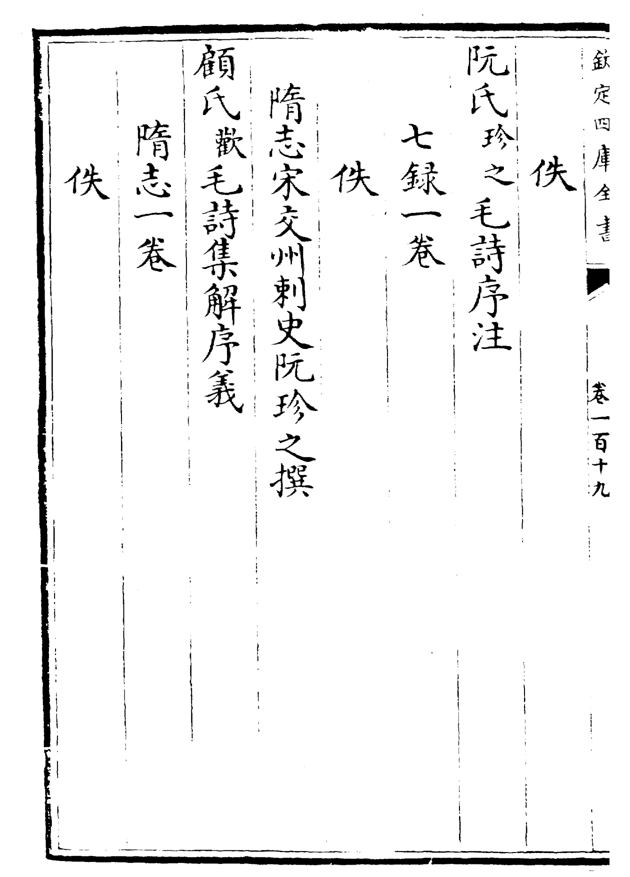
雷氏次宗毛詩序義

隋志二卷

佚

孫氏暢之毛詩序義

七録七卷



佚

阮氏珍之毛詩序注

七録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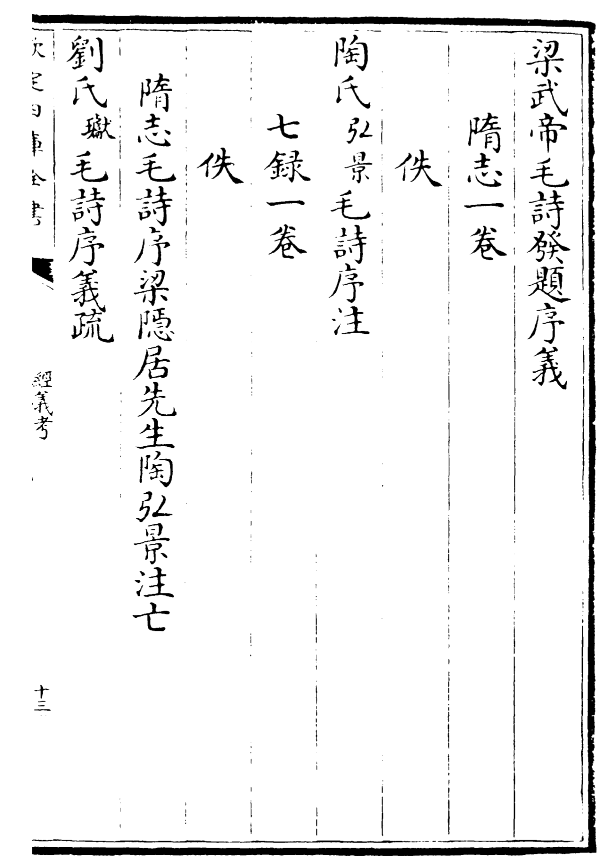
佚

隋志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

顧氏歡毛詩集解序義

隋志一卷

佚



梁武帝毛詩發題序義

隋志一卷

佚

陶氏弘景毛詩序注

七録一卷

佚

隋志毛詩序梁隱居先生陶弘景注七

劉氏瓛毛詩序義疏

隋志一卷唐志同七録三卷

佚

劉氏獻之毛詩序義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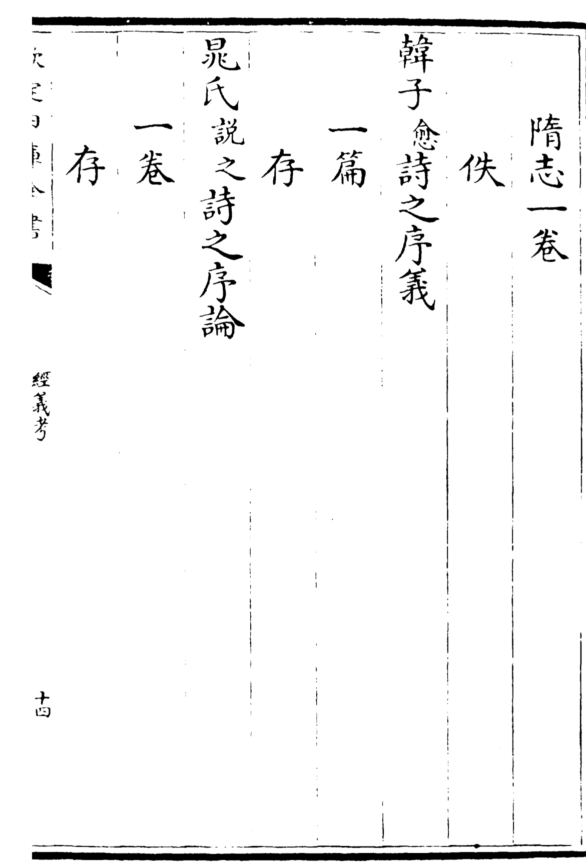
一卷

佚

北史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撰毛詩序義

一卷行於世

劉氏炫毛詩集小序注



隋志一卷

佚

韓子愈詩之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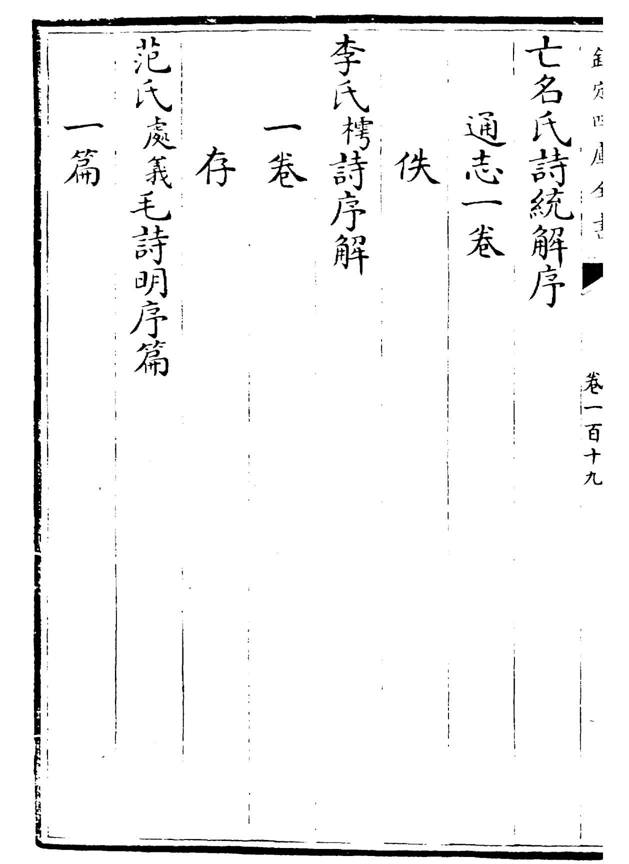
一篇

存

晁氏說之詩之序論

一卷

存



亡名氏詩統解序

通志一卷

佚

李氏樗詩序解

一卷

存

范氏處義毛詩明序篇

一篇

存

朱子熹詩序辨說

宋志一卷

存

輔廣曰釋文載沈重云按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加潤色至於以為國史作者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然皆是臆

度懸斷無所據依故先生直據後漢儒林傳之說而斷以為衛宏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為宏特增廣而潤色之又取近世諸儒之說以為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為後人所益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首句之已有妄說者則非先生閱理之明考義之精不能及也至論詩序本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又論毛公引

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云者則可見古人於經則尊信而不敢易視於已說則謙虛推托不敢自決而有待於後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則出於率易不思遂啓後人穿鑿遷就之失以至於上誣聖經而其罪有不可逭者矣嗚呼可不戒哉可不謹哉或曰子之責夫毛公者當矣而晦翁先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遂斷小序為不足據者何

哉予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意誠心正其於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遁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己言語一般葢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然細考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為臆說也學者顧第勿深考耳觀其終既已明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

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

王應麟曰朱子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

孫緒曰朱子作詩傳盡去序說惟諷誦辭氣抑揚以求時世今人翕然宗之夫序說雖不可盡信然去作者尚未遠猶有可據乃盡删其說顧自信於千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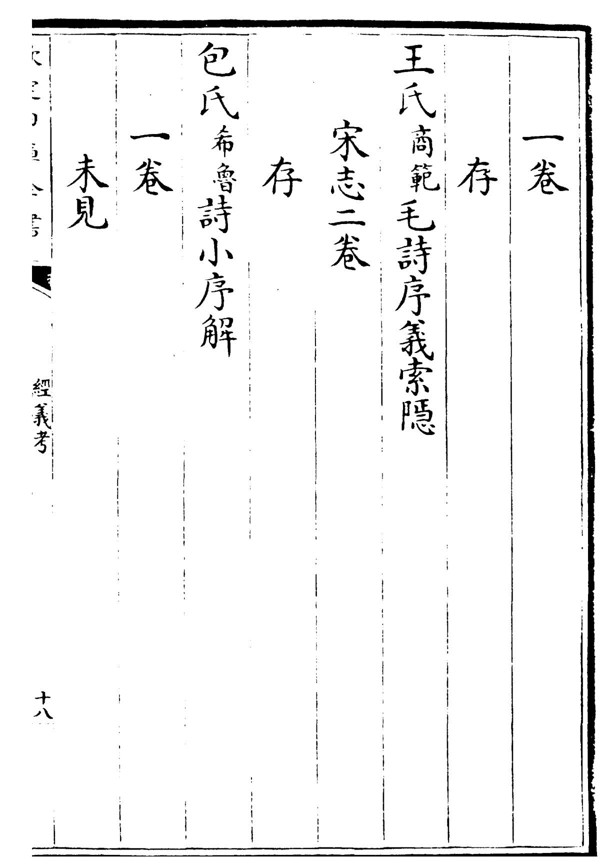
下近者可信遠者果不信乎以言取人孔子猶失之宰我不根據於當時簡冊之所存而時之先後人之淑慝俗之隆汙槩取必於吟哦咏嘆之間糟粕芻狗與序說等耳後當有是鄙言者

黄氏櫄詩序解

一卷

存

叚氏昌武詩序解



一卷

存

王氏商範毛詩序義索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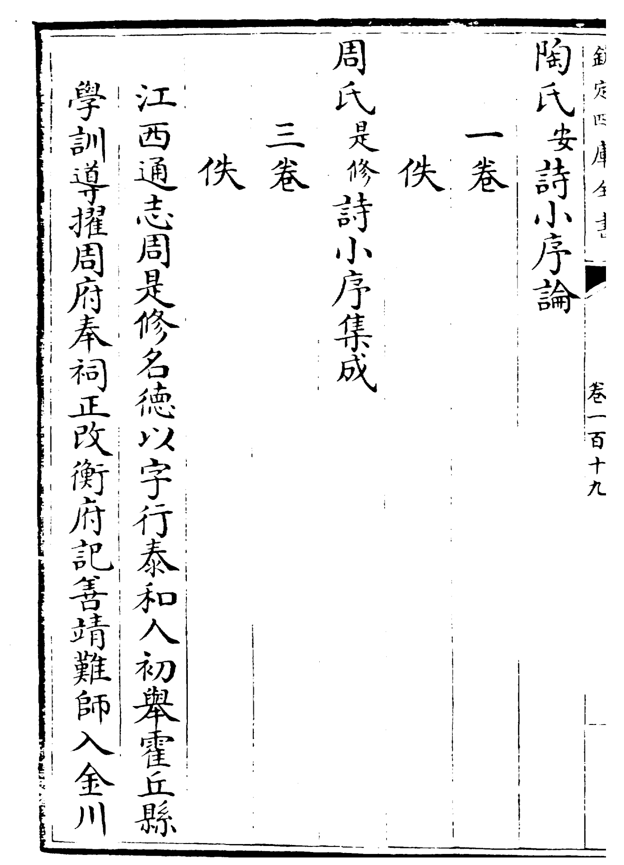
宋志二卷

存

包氏希魯詩小序解

一卷

未見



陶氏安詩小序論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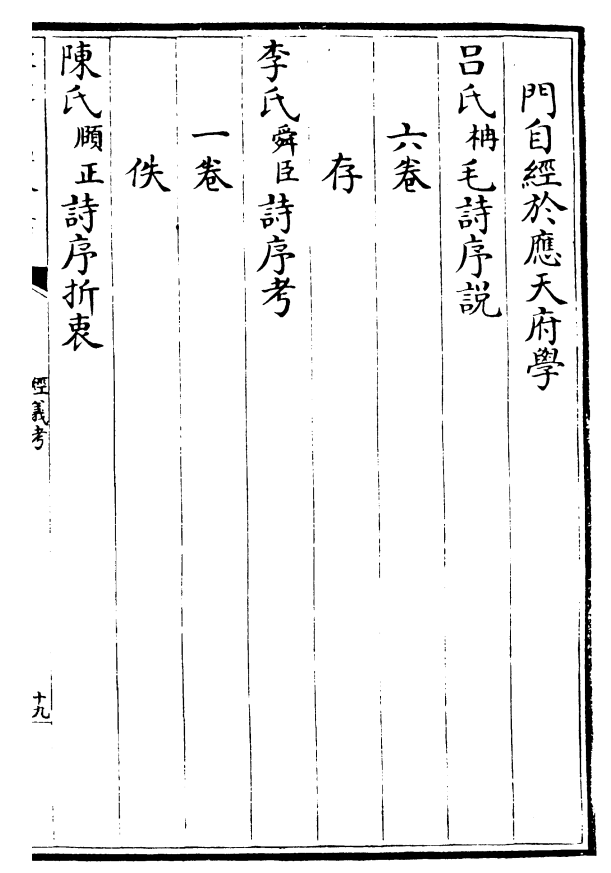
佚

周氏是修詩小序集成

三卷

佚

江西通志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入初舉霍丘縣學訓導擢周府奉祠正改衡府記善靖難師入金川



門自經於應天府學

呂氏柟毛詩序說

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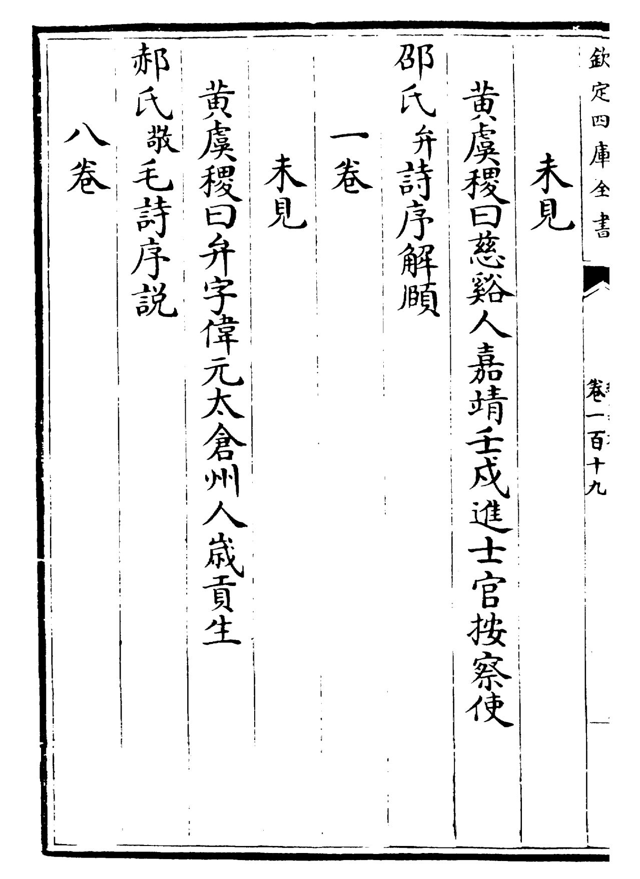
存

李氏舜臣詩序考

一卷

佚

陳氏頎正詩序折衷



未見
黄虞稷曰慈谿人嘉靖壬戌進士官按察使
邵氏弁詩序解頤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弁字偉元太倉州人歳貢生
郝氏敬毛詩序說
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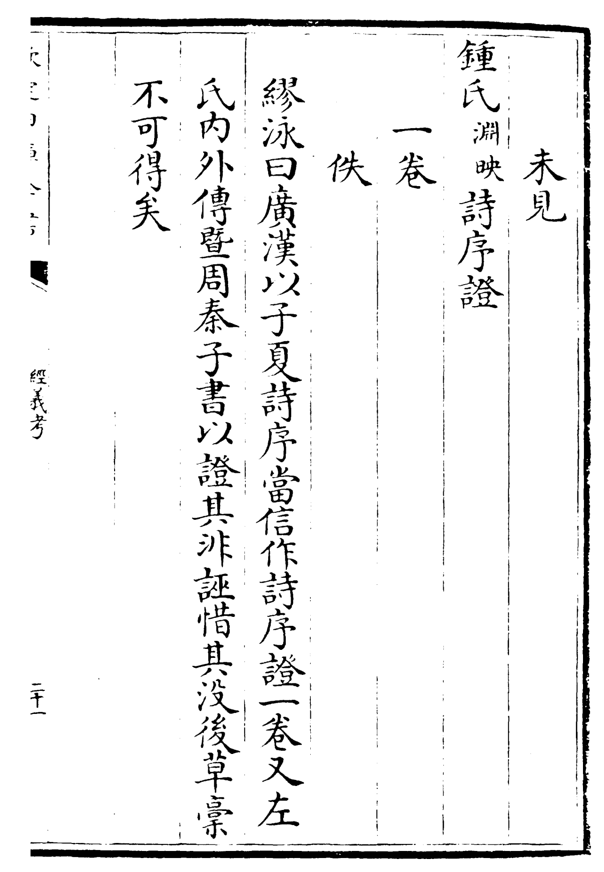
存

敬自序曰詩自朱傳行而古序塵庋閣矣朱子未改古序之先譏古序為鑿既改古序之後人疑朱傳為猜然譏古序而不求所以是疑朱傳而不辨所以非人誰適從天下義理訾量易而折衷難兩物質而後功著見兩造具而後曲直分余取古序朱傳參兩為毛詩說舍詩說序者序志而詩則辭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志得而辭可旁

通矣夫説詩與説他文字異他文字切直為精核詩含蓄為温厚古序得其含蓄朱傳主於切直反以含蓄為鑿空三百古序無一足解頤者矣人非賜商未可與言詩余幼承師説守功令何敢自異偶閲古序覺食芹美人有心問之同學可則與衆共之若其否也野人無知博一笑而已其敢有他

史氏記事毛詩序考

十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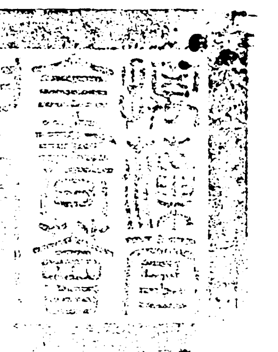
鍾氏淵映詩序證

一卷

佚

繆泳曰廣漢以子夏詩序當信作詩序證一卷又左氏内外傳曁周秦子書以證其非誣惜其没後草稾不可得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茹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四十九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周禮一

經

漢志六篇

存 闕一篇

三禮正義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威

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

史克曰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

馬融曰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于山巖屋壁

鄭康成曰禮器經禮三百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　又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謂之周禮

荀悅曰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經置博士

韋昭曰禮經三百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

也

徐勉曰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

隋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葢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于歆因以教授

陸德明曰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

周禮

賈公彦曰周禮後出者以始皇特惡之故也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滅絶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于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畧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

共排以為非是惟歆獨識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于斯　又曰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今周禮也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

孔頴達曰周禮見于經籍其名異者七處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

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

宋理宗曰周禮為書大綱小紀粲然靡所不載玉帛牲器之用車旗冕服之制豆籩罍爵之陳鐘鼓匏管之奏品節度數必加詳焉至于象緯之考察眚災之抑損亦莫不隷之司存而不敢慢聖人于此豈徒從事于文物典章之飾于外者已乎要必有為之本者

矣

李覯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聰明睿知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又曰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員數則多如六鄉七萬五千家爾自比長以上卿大夫士萬八千餘人此大可怪

王開祖曰吾讀周禮終始其間名有理經有方者周

公之志為不少矣其諸信然乎哉羅羽剌介此微事也然猶張官設職奚聖人班班與奔者不禁示天下無禮也復讐而義示天下無君也無禮無君大亂之道率天下而為亂者果周公之心乎削于六國焚于秦出諸李世其存者寡矣聖人不作孰從而取正哉

張子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徐積曰周禮不可全非要須考其所言合乎聖人而

不悖者取之其不合者勿强為之說斯可矣

蘓轍曰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于周禮然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完書也凡周禮之詭異遠于人情者皆不足信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于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禮未見其可

程伯子曰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

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

范浚曰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于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其不盡為古書也周公驅猛獸謂蟲蛇惡物為民物害者蟈氏云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鼃黽不過鳴聒人初不為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牡鞠焚灰大類狡獪戲術豈所以為經乎司關云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于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没其財而

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于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為避稅法沒其貨撻其人刼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聚斂之臣如桑弘羊輩欲興榷利故附益是說于周禮託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壟斷而罔市利乎

鄭樵曰周禮一書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

財之書或謂戰國隂謀之書或謂漢儒附㑹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壤閩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㑹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固詳于理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為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為三代矣使

漢儒有如是之學尚或為漢儒乎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至後世孫處又獨為之説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畧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

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為之未經行也是書之作于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𦔳于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為戰國間事曽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時雖著之七畧終漢迄唐寥寥千百載間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讀周禮謂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于前荆公敗于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又曰漢曰周

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則周官是

胡宏曰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

程大昌曰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益斷簡失次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

晁公武曰秦火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為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

以此授成王使居洛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説昔北宫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禄之法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則自孟子時已無周禮矣況經秦火乎漢儒非之良有以也

陳亮曰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于此矣

鄭鍔曰以洛誥考之周公營洛乃是欲成王自服于

土中亂為四方新辟及作六典之職以授之使往治于洛邑其言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乃汝其悉自教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蓋為成王齊整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教率之各効其職也成王滅淮夷而歸在豐董正治官治以新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授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之說始有其歸其他疑非周公全書可以意曉也孫之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或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學士真以為無用于後世矣夫去古遼遠雖使先王之制爛然在目固難盡棄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尊鬼神敬卜筮親賔客保小民藹然唐虞三代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

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捨此書將焉取之

王炎曰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畀炎火漢興諸儒掇拾于煨燼藏于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六典始出武帝不以為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于秘府不立于學官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為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也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

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為戰國陰謀休謬矣

鄭耕老曰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陳傅良曰周禮設官分職大抵朝廷之事治官掌之邦畿之事教官掌之邦國之事司馬掌之令自朝廷以上纖悉皆歸于太宰自國中以及近郊逺郊小都大都皆屬教官而職方土方擅人凡邦國之事皆屬司馬此其大畧也其有截然一定不可易者若司寇

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謂其皆刑獄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甸稍縣都邦國四方一皆聯絡而盡屬之司寇其他又有不然者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太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

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于夏官天官掌財用之事自太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于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于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廩禄府史胥徒之稍食番上宿衛之廩給乃見于地官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悉領于天官而司

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屬乃見于春官此其分職有不可曉者自漢以來凡禮事皆屬太常兵事皆屬將軍光禄勳中尉刑事皆屬廷尉其分量職守較然不紊然臨事之際反不免遺闕先王設官如此當時不見文移回復職事侵紊之患何也六官之設雖各有司存然錯綜互見事必相關春秋時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葬季孫不從杜洩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賜之輅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

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書勳夫諸侯之國惟三卿耳一人受賜三卿皆與從周法也後世禮官專治禮刑官專治刑兵官專治兵財官專治財並不相關雖有遺失他官不得撙節而廢曠多矣　又曰周禮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

呂祖謙曰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干天子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

年商賈之利九卿九牧相屬而聽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于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逼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以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内志慮不易視聽不二易直淳龎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民為極哉

嘗讀晉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于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于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微周家法度在焉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又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

之書　又曰胡氏父子以周禮為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又曰今人不信周官據熹言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陳淳曰周禮周公經國規模在焉乃周公之大用流行處

李叔寶曰仲長統以為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禮

記作于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葢禮記所記多春秋戰國閒事不純唐虞夏商周之制曾未若周官之純乎周禮也

陳汲曰周禮一書周家法令政事所聚或政典或九州或司馬教戰之法或考工記後之作者纂其典章法度而成一代之書有周公之舊章有後來更續者信之者以為周公作不信者以為劉歆皆非也

又曰周禮雖以設官三百六十為額然職事員數不

止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畧以春夏秋三官為凖以小乘多皆以五百人為額凡三千人其間兼攝者必相半也何者葢先王之制因事而命官作史之人因官而分職以三公六卿論之如周禮所云二卿必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可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

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則不可廢其官未必一一有舉其大畧則土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無事之日多矣軍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

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之亦臨事兼攝爾盟府命士也太公兼之所謂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職不可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耳又六卿内治一官外兼一鄉則周官每鄉卿一人每官卿二人若是者皆非事實也齊桓公令國子髙子各率五鄉晉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命韓厥將新軍

且爲僕大夫晉悼公令戎御屬校正司右屬司士皆古人之制也或者以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周之建官不能逺過夏商與其有兼攝相半亦千五百人矣曰有朝廷官有田野官所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者指在朝者也若總千里之内安能勝其事哉今考六官中大宰在朝廷者什之二三耳其他則分散甸稍縣都之内與尚書無甚戾或者又謂鄉遂

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為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為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大小官吏至二萬三千人如因民之入以賦官祿則十五萬家之人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也殊不知鄉遂之官吏皆土居人其大官如鄉則朝廷𠌁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如鄉遂人數勢不可得

無者則各置焉

陳振孫曰此書多古文竒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為先秦古書似無可疑

葉適曰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于亂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人為之臣久于官而不去其為地狹而民寡治之者衆行之以誠故米鹽靡密無不盡令也包夷貊之外以為域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摇手無聖賢為之臣不久于其官而又

有茍簡詐僞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于亂也

魏了翁曰周禮左氏並為秦漢間所附會之書周禮亦有聖賢禮法然附會極多　又曰周禮與左傳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疎漏處疑秦漢初人所作因聖賢遺言足成之

劉炎曰或問周禮果聖人之全書乎曰司門譏財物之犯禁者舉而沒之司關凡貨之不出于關者舉其

貨罰其人周公於民之意慮不若是之察也

王與之曰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論周公作周禮本旨也書惟周王撫萬邦廵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論周公授周禮于成王也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未已將自斃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

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此見周禮至魯猶存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此見周禮至戰國已亡葢待漢以後諸儒而始明也

王應麟曰周禮漢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失冬官一篇

補以考工記劉歆校理始得著録漢志所謂周官經六篇者也

葉時曰六經無全書固秦人之罪而周禮不全不可獨咎秦人也戰國暴君汙吏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其酷已先秦火矣周禮六官闕一河間獻王求考工記以足其書曾是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也天官有染人鐘氏慌氏雖闕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韗

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于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見于射人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一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以考工記補禮書之亡猷王之見然爾

黄震曰孔子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此四書正經也禮記雖漢儒所集而孔門之中庸大學在焉樂記等篇亦多格言若周禮未知何如夾際鄭氏嘗謂周

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于職守而濶畧人主之身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隂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至孫處又獨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

皆預為之而未嘗行也愚恐亦意度之言按周禮實
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于七畧王莽時劉歆始奏置
博士乃始用于王莽而敗再用于王安石又大敗夾
漈以為用周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
有用而效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試哉　又曰周之
建官備于尚書周官一篇各率其屬聽之六卿而為
君之要在六卿得人而止其詳則自孟子時已不得
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六鄉六遂之地能幾何而可

養官司胥徒二三萬東西胥會朝夕讀法民且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書出于王莽用于安石皆亂天下恐不可以其名列于經而盡信其書必古書也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耳大訓何在而名經耶雖然歸之世變不同而謂周禮不可行于後世此則善為周禮解者也

馬端臨曰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

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閽閽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于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澗畧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于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于是疑其為歆莽之偽

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未然葢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葢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

如祖父之于其子孫家主之于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歛之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

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葢弊弊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葢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

然于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黄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于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于吏手既受成于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意未孚

而追呼之苛嬈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士不分胙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便文自營之計于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

設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産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具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輿人謗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産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産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

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隳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于人心必俟歷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為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産所涖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為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

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箠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葢常平者糴糶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糴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

為簡便賒貸之法損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繁擾然糶糴之説始于魏文侯常平之法始于漢宣帝三代之時未甞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為其簡易者而欲為其煩擾者耶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

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于民固有賒貸之事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為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葢以為貧者願貸貸予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與之而責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為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敝何也葢鄭宋齊

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禄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狗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葢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

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于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于郡縣之後必知時識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羅壁曰禮記古今議其雜周禮則劉歆列上之時包周孟子張林碩已不信為周公書近代司馬温公胡致堂胡五峰蘇穎濵晁説之洪容齋直謂作于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林傳叙諸經皆有傳授禮獨無之或者見其詳密謂聖人

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于禮多從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于杞宋求夏商遺禮與夫逆為繼周損益之辭又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獨不能措一辭于周禮即孟子時周室猶存班爵之制已云不聞其詳而謂秦火之後乃周禮燦然完備如此耶焦其中言建國之制與書洛誥名誥異言封國之制與書武成及孟子異設官之制與書周官六典異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豈有言

之與行自相矛盾乎

王若虛曰東萊云周禮者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于上古而成于周故曰周禮予謂此書迂濶煩瀆不可施之於世謂之周禮已自不可信又可謂古帝王之典乎

陳友仁曰周公六典周官經制之書畫井田立封建大而軍國調度禮樂刑賞徵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介纖悉靡不備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

于天官大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鑑也

黄溍曰三代法制見于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畧相因其言人事悉矣

何異孫曰先儒疑周禮非周公全書大綱是周公作書未全備而公殁故尚闕冬官一篇今攷尚書周官其三公三孤與周禮不合此知六典官制未及施行中間必有末世添入者繁冗瑣屑處多漢儒增益如盟詛之類府史胥徒之屬叢雜可疑

汪克寬曰周禮一書果為周公作乎漢武嘗謂周禮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謂周禮可疑者二蘓頴濵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為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葢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横渠謂周公治周莫詳于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

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為周公所作也考之西漢志于周公末之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耳至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于世後世因有周禮作于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于周公而非他人之制明矣然冬官何為而缺也經罹秦焰散

佚之餘與漢儒編録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禮曰教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

之中如世婦内宗外宗皆宫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士質人廛人賈師司虣司稽胥師肆長泉府此皆主于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于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况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𢾾之天官自太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

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以冬官獨缺而為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無是理也他如儀禮有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脫簡也要之見載于考工記者固為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摭夏官之中掌士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嗇夫司商之數并今考工記

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于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官制作之盛燦然溢著于篇使人得以覯其會通而為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寛因并録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朱升曰周公六典本以命官而非以記禮其間所載之禮乃職掌之所及者爾

薛瑄曰周禮後世用其制者猶不可易可見為聖人之書

何喬新曰周禮規模極其廣大節目極其周詳非聖人不能作也其名官莫不有義治非天事謂之天官者治以道為本也教非地事謂之地官者教以化為本也禮以仁為本故禮曰春官政以禮為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為主故刑曰秋官事以智為主故事曰冬官名曰宰以制變為義名曰夫以帥人為義以正人則曰正以長人則曰伯司者伺察之謂氏者世守之稱尊其智故稱大夫卑其任故稱人大綱小紀莫

不具載非聖人心胸廣大孰能與于斯彼不知而妄議者烏足以論聖人之制作哉奈何煨燼于秦火而聖人之經不全附會于漢儒而聖經之旨益晦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

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
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是
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
是也至如掌察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㕓人
之類吾知其為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
籍以證之何疑之有冬官未嘗亡也雜于五官之中
耳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豈知鄉師載師
之屬則雜于司徒獸人䲣人之屬則雜于太宰土方

形方之屬則雜于司馬雍氏萍氏之屬則雜于司寇鄭賈諸儒承訛踵謬莫覺其非至臨川俞庭椿始作復古編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草廬吳氏又從而考訂之由是周禮六官始得為全書矣　又曰周禮一書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

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于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繢刮摩摶埴之法又其細則及于登魚取龍擉鱉之微莫不備具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聰明睿智孰能及此哉奈何一毀于戰國之諸侯再毀于秦坑之烈焰漢興百餘年河間獻王始上其書于秘府又百年劉歆始列其書于錄畧惟其晚出故當世儒者共疑之或謂文王治岐之書或謂成周

理財之書或謂為戰國之陰謀或以為漢儒之附會竊謂五等之爵九畿之服祭天祀地之禮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所得為也雖其書固詳于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似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為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為漢儒哉不幸書未成而公亡其間制度有未施用故封國之制不合于武成建都之制不合于召誥設官之

制不合于周官九畿之制不合于禹貢凡此皆預爲之而未經行也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非惟一官可以兼衆職而有其事則設無其事則廢者亦多矣豈常置其官而多廢廩禄乎蘇氏疑王畿千里無地以容之葢王畿四方相距千里凡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截然整齊如畫碁局亦其設法則然耳而其地則包山林陵麓在其中安能如一圖哉胡氏疑冡宰論官之道不當統宫壼財用之事殊不知財用

統于冢宰則用度有節而無泛用濫賜之獘宮壼統于冢宰則身修家齊而無女寵嬖倖之習是乃格心之要務也又豈可輕議其非哉昔盧植言周禮與春秋相表裏葢周禮為尊王作而春秋亦為尊王作也故周官記三百六十屬之分職而冠之以惟王之一辭春秋載二百四十年之行事而首之以書王之特筆茲非二書之相為表裏乎然則詆以為非聖人之書者謬矣　又曰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法也非

周公之法乃文武之法也非惟文武之法乃堯舜禹湯之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距今數千載其致治之大本大法于今可見者書與周禮而已書載其道治天下之本也周禮載其法治天下之具也有志于唐虞三代之盛者舍二書何以哉秦火之餘書軼其半然諸儒無異論周禮固多錯簡諸儒論説何其紛然也獨程朱二大儒洞識聖人之精微以為非聖人不能作然亦論其大旨而已微辭奥義未及論著殘

章斷簡未及考正君子惜之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以千金購之以考工記補之至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于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注以羽翼俞氏之説其後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各有考注喬新自幼讀是書沉潛有年以為四家之説備矣惜其得于此者或失于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祭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属正訛以存古也點考工

記別為卷不敢淆聖經也參考諸説附以臆見作集注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有天下國家者以書之所載立其本以周禮所載措諸用孰謂唐虞三代之盛治不可復哉世謂周禮不可行者以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也嗚呼是非聖經之過也彼不識聖心而徒泥其文也唐太宗斟酌𧂐綽之制以為建官授田制軍詰禁之法而貞觀之治遠邁兩漢況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法天下豈有不蒙聖人之澤乎

丘濬曰周禮出于漢六官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于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悞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叅訂二家之説以為成書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民為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小司空之職二條爾

王鏊曰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規模大節詳備有能舉而行之則治效可立致而其間亦有可疑焉者冡宰掌邦治正百官其職也而宮禁婦寺之屬皆在乃至獸人獻人鱉人司裘染人屨人之類何瑣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所謂教者師氏司諫司救五六員而已其他六鄉六遂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市城管鑰門關而謂之教何哉職方氏形方氏邍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

行人之職豈得歸之秋官司空一篇已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廷椿王次點獨謂未嘗亡也混于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夫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宜為司徒之職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與夫起土役令賦之事不宜為小司徒之職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

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千古之一快也而予不敢從何哉曰亂經

張翊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所謂郁郁乎文者也唐太宗深信矣而無其輔王通篤好矣而無其時劉歆有志矣而昧于所事宋神宗刻意矣而失其所任彼宇文之于蘓綽似矣而其人品相去夐絶安能擴充以致周公廣大之治無恠文武之政寂寥數千載而莫有繼之者已

陸深曰周禮一官文密意詳固是聖人之制作王道曰文武周公聖人也其所講畫必簡易明達決不至如周禮之繁冗瑣屑以為治岐之制理財之書斷斷其不然矣然謂之陰謀則實迂謬不類乎陰謀謂之附會則實片段不類乎附會惟斥之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庶為切中其病而周禮之不足信也的矣

金瑶曰此書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有關于治

道甚大漢人亂以僞句遂使程朱二大儒不欲注而
國家因以不列于學官亂句之為此書累甚矣
李材曰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當與五經並傳令
周禮廢而不講是經之闕也
郝敬曰周禮非闕也而世儒以為闕考工記非補也
而世儒以為補非闕而使人疑其為闕非補而使人
疑其為補是書所以奇也五官之文直而正考工之
文曲而奇人疑其裁自兩手而不知其同也是書所

以愈奇也世儒謂漢儒補記謂周公作五官夫五官非聖人之作而記亦非漢儒所能補其諸六國處士之學其縱横之言乎　又曰六經有聖人治天下之道是書則後世治天下之法天下神器可以道御不可以計筭約束而望其理也聖人貴道不貴法故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周禮之書徒法而已矣王應電曰世人疑周禮者率以行之者無效也夫後世簒奪者祖揖讓戰爭者本放伐豈堯舜湯武之故

哉王莽動法先聖以文其姦頑止于周禮安石徒得其糟粕以便其術中間良法美意皆罔然也以是而訾聖經不已異哉或以斧者不禁王及后世予不會等語非周公所作不知此皆註家解釋之誤耳故林孝存謂為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令其書見存黷亂陰謀安在玩其文義有能作此者雖非周公即聖人矣

陳仁錫曰以周官全經言之洵有可疑者墨臯五百

剕皐五百刖皐五百宮皐五百太平之世殘形刻膚赭衣菲屨交臂歴指而塞路疑一也泉府之職官與民市吏不能皆才民不能皆愿吏横則欺民民猾則欺吏疑二也周家祭祀莫詳于頌昊天之詩郊祀無分祭之文般之詩望祀四岳河海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既右烈祖亦右文母妣與祖無各祭之文其作樂亦未聞有用歴代之奏以分祀之禮疑三也周西都則關中也東都今洛陽也以千八百國計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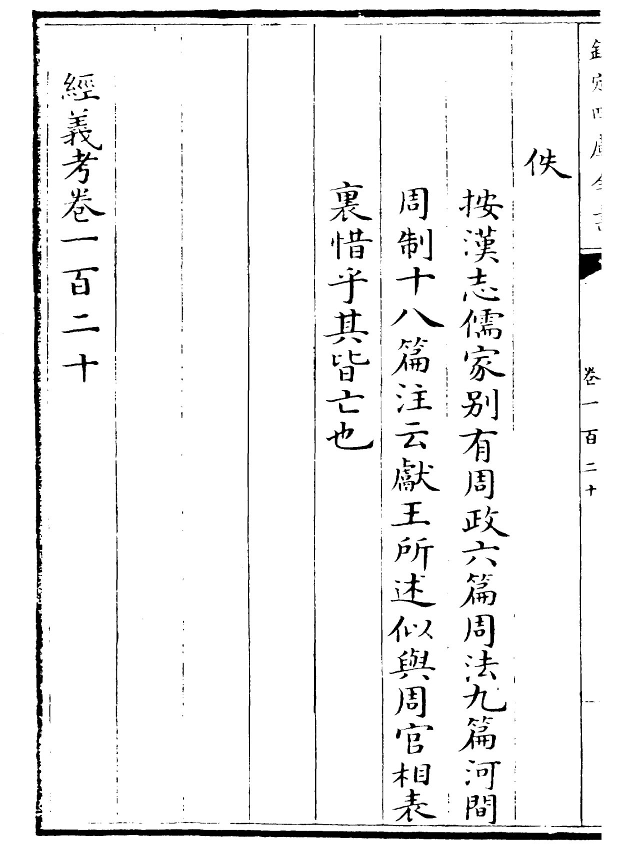
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

朱朝瑛曰周禮一書非聖人不能作然其書殘闕錯亂必草創而未成者周公既没遂不復行宋遷而後復多散佚戰國縱横之士以意附益之

譚吉璁曰易詩書周官一篇即周禮之序矣

周官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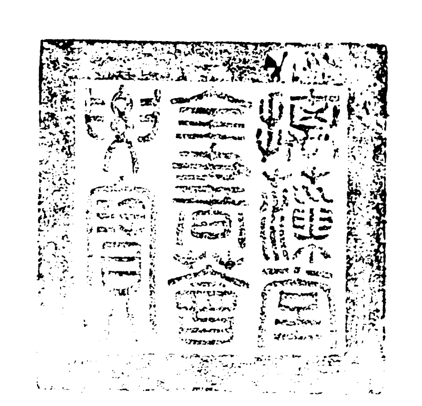
漢志四篇



佚

按漢志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八篇注云獻王所述似與周官相表裏惜乎其皆亡也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貢生臣李　垌